

# 104岁那年,马识途写了这本书

慕津锋

2024年5月,我前往成都协助万梅老师整理马识途先生资料时,看到一本马老写在2019年荣宝斋日历上的《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手稿,这让我喜出望外。《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是马老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学术著作,亦是 he 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写作这本书时马老已经104岁。放眼整个世界文学及中国文学史中,能在如此高龄完成这样一部全新著作,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人间奇迹”。马老又创造了一个纪录。

## (一)百岁执笔 说文解字

我小心翼翼地翻开这本手稿。从2019年1月9日开始,马老正式动笔创作他的“说文解字”。在“一月九日”页的右侧,他用红笔划了三格:分别写着甲骨文、汉字、形训浅见。正文开篇第一页,马老从右往左写下了“人、人、大、太、立、天”六个字,对于这六个字,马老先写出每个字的甲骨文样态,再写出现在的汉字形态,之后又写出他对每个字的解释。譬如:人,侧立人形;人,侧卧人形;大,正面立人;太,正面立人,即泰字;立,正面人立地形;天,人头上加重,形容尊贵,后改书一横成天字。

在其后的大部分页码中,马老一般每页写有6到8个字,但也有写1个字、2个字、3个字的情况。对于每一个字,他都认真地写出解释,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出此字的含义。我认真地数了数,正文总共200页,每页为50字左右,粗略地算下来,这一本手稿字数在1万字上下。

在“五月廿五”页背面和廿六这一页,马老写下了一大段文字:“视力大退,眼已近盲,只得从此停止甲骨文说解了。前已说到10页,尚有9页上甲骨文只补缺如矣。有心学者可照《甲骨文字典》(四川大学编)继续说解。此生休矣乎?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于成都,八月十五日赋闲无聊,又检视甲骨文表,觉有我可说解者,兴味忽来,于是又勉力试解,不计正误也。”由此可见,马老在创作两个多月后,因为用眼过度,导致眼睛出了问题,无法继续。但心中的那份执念让他稍过几天后,再次提起笔。

在“七月廿八”这一页,马老记下这样一段文字:“对照甲骨文列表,选若干加以说解稿完成,未计我个人之见解也。所附甲骨文原图形,多有草误,以甲骨文列表所标注者为准。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马识途记。”

在“七月廿九”这一页,马老又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以上共六百 从一月九日至七月廿九日 约字。”

我翻看着书稿,字里行间中似乎看到了马老拿着笔伏在书桌上认真创作的样子。马老实在

太勤奋了,百岁后他又完成了四部长篇作品《百岁拾忆》(100岁)《夜谭续记》(104岁)《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106岁)《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106岁),除此之外,他还出版了十八卷本《马识途文集》(103岁)。其勤奋,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其成就像一座高山让人仰望。

## (二)西南联大 结缘甲骨

谈起马老与甲骨文的渊源,还要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那时他在西南联大求学,正是在昆明,马识途才真正接触到甲骨文。1943年9月,28岁的马识途选修了中文系教授唐兰的“语言文字学专业课程”,最开始听的是文字学必修课“说文解字”。为学好这门课,马识途特地从高年级同学那里半借半买了一部《说文解字注》。专修此课的学生只有五六个人,他是岁数最大的一位。当他走进教室时,唐兰教授以为他是学校的其他教员,不解地问马识途是哪个系的,马识途说自己选修此门课程的学生,唐兰教授吃惊地说:“你来修这冷门的课,那是要陪坐几年冷板凳的哟!”说完此话,唐兰教授转身开始讲课。唐兰教授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金石学家。他在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古代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研究。

唐兰教授的讲课总是结合社会实际,以故事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解,十分有趣。唐兰教授认为他所讲的《说文解字》是一门最有兴味、最有学术价值且最重要的学术课程,这门课与中国文化的演变发展其实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唐教授的课激起了马识途研究古文字的兴趣。但由于革命工作的原因,他毕业离开西南联大后一直没有再对古文字进行系统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离休之后,马识途在文学创作闲暇时,回忆起当年所学,试图开始撰写“甲骨文拾忆”,断断续续,这一写就是近30年。

2019年初,马老在完成对《夜谭续记》的创作后,想到自己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成,就是对甲骨文的说文解字。于是他开始集中精力,埋头于字典与书稿中,这就有了这部马识途“说文解字”手稿。

但要说到后来出版《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的契机,则是因为2019年11月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马识途看到此消息后兴奋不已,他深感自己身上也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时,他也想到自己这部未创作完成的“书稿”。

为了完成这部著作,并向当年的老师们呈报自己迟来多年的课业,2019年年底,马老开始加速写作,他决定将自己这本“甲骨文拾忆”书稿



写完。心中的那份信念和执着支持着他,于是他利用一切时间,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写作中,一口气写出了属于自己的甲骨文书稿。

## (三)细改精编 成就佳作

当得知马老有此新作后,四川人民出版社经研究,觉得该甲骨文研究笔记非常珍贵,很有学术价值,决定出版。知道这本书有机会出版,马老非常开心。方在此期间,他不断对书稿进行认真修改,倾听各方意见,并与编辑多次沟通。2021年3月3日,马老专门致信四川人民出版社黄立新社长。在信中,马老写道:“你们编辑工作很忙,辛苦了,谢谢。有几件事请考虑:1.书名由你们定,我意叫《甲骨文拾忆笔记》。2.原序言(1—6页),我想抽调。我另写了序言稿送来,请酌。3.草稿上写的甲骨文太差,可否都用红字,找标准甲骨文字编入。4.原稿错别字请校改。5.编成稿本请待定稿前,交我复看一下。谢谢。马识途2021.3.3。”

2021年3月23日上午,四川人民出版社黄立新社长带着该书编辑一起到家中拜访马老,谈了他们对这本著作的最新修改意见。黄社长刚落座,马老便拿出自己最新写好的甲骨文形训浅见笔记本。马老一边翻阅笔记本,一边对黄社长说:“上次把书稿给你们之后,我又继续解读,这次解读的字更全面、更准确,可以把之前的全部替换了。”原来,自从2021年1月22日把书稿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之后,马老又重新读了当时市面上几乎所有的甲骨文专著,并对甲骨文从头至尾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解读。翻着笔记本,见马老批注之细致、解读之全面,黄社长惊叹道:“马老107岁高龄,博闻强记,思维敏捷,精益求精,完全靠回忆在不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又写了如此多的内容,实属罕见,难得难得。”黄社长向马老介绍,书稿正按照之前制订的编辑出版计划紧锣密鼓地进行。除了原件扫描、文字录入、专业人士撰写甲骨文、文字梳理、甲骨文插图等流程外,责任编辑

已经进行了3次仔细审稿。上、下两卷的初稿已成雏形,附录则需要再把马老所给的最新修改内容加进去,整个书稿就完整了。“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让此书尽快面世。”马老听到出版社这样说很高兴,他说:“你们审完后,要出版前我还要再看一遍,必须再看一遍,不能有差错……”“我这个书不是什么高深的甲骨文学术书,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甲骨文,供大家消遣读的。”说完,马识途握着该书编辑的手说:“你们做这个书很辛苦,我要给这个书题写书名。”3月28日,马老在家校阅完毕《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书稿后,便联系出版社取稿。当天,编辑蔡林君便赶到马老家中。马老告诉蔡林君,书稿里的那些甲骨文最好是采用字典里正规的甲骨文,后面排好后一定要再给他审阅。当月,马老还为即将出版的《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写了一篇《后记》。

同年5月21日,编辑蔡林君再次拜访马老,商谈《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封面设计等问题。马老建议封面使用龟甲上有甲骨文的图片,他指着蔡林君需要他处理的问题清单以及第三部分稿子,信心满满地说:“这个稿子,我一天就可以看完。”5月29日,编辑蔡林君再次拜访马老,取书稿。马老告诉责编:“我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很多问题是很难查的。”编辑蔡林君打开书稿,看到自己前几天提出的近100个疑问,马老用笔在书稿上一批注说明,字迹工整,每个问题都给出了详细解答。马老对蔡林君说:“那个字典很小,但是我都是一个一个地认真查证了的。”当蔡林君问马老“字以群分,物以类聚”中第一个字是“方”还是“字”时,马老拿出身边不远处的木盒子,那里装着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马老翻开书找到那句话。他在批注上写:“此我本欲引用王念孙写《说文解字注序》‘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但我故意改‘方’为‘字’,以申我义。是否校正为‘字以类聚,物以群分’,请酌。”其后,马老又拿出几本杂志,指着其中的一个封面说可以选用那个有兽骨龟甲的。

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努力,2021年10月,《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一书正式出版。在扉页,印有这样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西南联大及罗常培、唐兰、闻一多、王力、陈梦家等大师们。

10月21日,编辑蔡林君送来正式印刷的新书《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马老非常高兴,他拿出放大镜,从封面、版权页、封底到正文、图片一一仔细浏览,赞叹道:“没想到你们把这个书做得这么漂亮,我非常满意。”马老端详着新书说:“很好,不论从编辑还是装帧,都是做得非常好的,我很满意……这本书是我所有书中装帧最漂亮的。”11月2日,《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推出。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出版后,受到各方好评。大家认为马老的这部新作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部承载着历史记忆、文化根脉和精神力量的经典之作。它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和对西南联大精神的再现,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重要借鉴,同时也为当代社会注入了宝贵的精神动力。

2024年3月28日,110岁的马老在成都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马老离开我们整整一周年了,但我们相信他所留下的丰厚文学遗产必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林希以津味小说闻名,他笔下描绘了丰富的天津人物和天津民俗画廊。他的笔触纵横于天津的老城、租界、码头,他在小说中兢兢业业构建着虚拟空间中的天津城。当然,天津城从传统到近代化的过程,也被林希笔下的丰富细节所保存,在艺术价值之外呈现出卓越的文献价值。《小哥儿》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写了纨绔子弟侯宝成的三个生活断面,设计颇为精巧。上篇写侯宝成的吃喝玩乐,巧妙引出了当时国内民众不习惯西餐却盲目崇拜西餐的滑稽场景,表面上是接纳了,但仍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作为整部小说承上启下的部分,中篇写了一个非常传统的市井故事,侯宝成对斗蛐蛐的精通令曹四公子刮目相看,并主动结交,这便有了下篇曹四支持侯宝成做石油生意,从美孚与德士古的挤兑中冲杀出来,却被军部以占用军费为由抄家最终败北,甚至入狱的故事。作家的设计可谓精妙,从故事层面来说,以三个生活断面表现三个阶段,相对独立又彼此连贯,艺术性拉满。从思想层面来说,用市井的斗蛐蛐连接吃西餐和办洋行,无论是表现当时尚不深入的景景式近代城市化状态,还是传达近代化与城市化不可避免要深深打上本土的烙印,都是颇具深意的。

## 《林希自选集》新读(九)

# 近代城市化的艰难历程

艾翔

洋行与买办是近代天津的重要元素,也是林希创作的重要着眼点,《小哥儿》里没有深入的内容在《格涩》中被进一步展开。在这篇作品中,“格涩”一语双关,既作为方言形容德古士油行经理格赛的性格,又是对英文发音不准的市井生态的善意嘲弄,因此“格涩”这个题目本身就是20世纪20年代城市近代化的隐喻。小说展示了近代天津的先进,不只是物质层面,还有人的视野。侯家把天津市的达官显贵聚集起来,一切配合侯大爷即将开展的生意,直接在交通、治安甚至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令英国人惊喜过望,似乎不是天津卫看到了西洋景,而是外来者在天津大开了眼界。但是侯老太爷并不知道收手,最后因为赠送珍贵文物进一步扩大了文化差异的影响,直接把格赛经理吓跑。传统并不那么好丢弃,近代化也不是说有就能有,这便是林希小说的认识论意义。

近代化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自然也少不了政治方面的内容,《天津胖子》就展示了北洋政府特定时期的神奇操作。大沽口海军大学选择王学礼,乃是因为各国海军大臣体态都颇为臃肿,便认为越胖的人越有号召力。这明显是近代化伊始,本土逻辑揣摩不透近代政治运行逻辑,于是从本土观察进行臆断,体胖不是选拔标准,乃是选拔的结果或者附属物,本末倒置的滑稽效果昭然若揭。在这一连串的闹剧中,王学礼虽然参与了近代化的各个过程,却从始至终都是处在被动位置,既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没有任何可选择的余地。林希在将这幅近代化的漫画绘制出来的同时,还不无戏谑地分析了现状成因。科学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门槛高,倒是民主在他们看来只是跟过去换汤不换药的一个概念,并用“变戏法”类比,更具可操作性,加上军阀混战的背景,还容易成为有些人攫取利益的工具,由此就不难理解王学礼上演的滑稽戏和悲剧了。当然林希也同样客观地陈述了近代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天津,王学礼同侯大爷一样,虽然不学无术,但近水楼台,外国的语言、习俗、历史和艺术都能说出个一二,租界内的环境虽然并非理想化,但毕竟也好过曾经的脏乱差。

在近代化和城市化的道路上,天津属于最早的一批探索者,在这个过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有喜剧,也有悲剧,有新鲜和便捷,也有苦涩和困顿。林希如实记录下了这段历史,并以艺术的方式重新赋予这段历史中的人物以活力。

# 满庭芳

第五三四五期

## 找准自己的坐标

徐成文



还记得中学学习函数的时候,数学老师手持粉笔,在黑板上勾勒出纵横交错的坐标轴,耐心讲解横坐标与纵坐标相互交汇之处,便是一个独特的坐标点。待年岁渐长,历经生活的洗礼,方知原来每个人在这广袤的人生天地间,亦有着专属自己的坐标。

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我被分配至一所宁静的乡镇中学。这所学校规模不大,几栋教学楼在绿树掩映下显得质朴而温馨。班级数量有限,而像我这般从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更是屈指可数。或许是我初来乍到,身上那股蓬勃的朝气与热忱被领导看在眼里,竟将一个被视作“尖子班”的班级交付我,让我负责教学与管理工作。初入岗位,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工作起来热血沸腾。加之与学生们年纪相差不大,宛如兄长与弟弟妹妹般相处,很快便与他们打成一片。如此一来,自然而然地赢得了领导的赏识、家长的认可和学生的喜爱。

忙碌的教学之余,时常于静谧的夜晚,在台灯柔和的光晕下,任由思绪在笔尖流淌。那些涂抹的文字,有幸陆续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渐渐地,我的名字在当地人口中,从“徐老师”变成了“徐作家”。我陡然感觉,自己当老师有些屈才。一日,一位文友向我透露消息,县报社正面向社会招聘几位记者。怀揣着对新领域的憧憬与向往,我带上这些年精心整理的、记录着心血的几本厚厚的剪贴本,满心期待地前去应聘。当报社领导看到那几本沉甸甸的剪贴本,眼中闪过惊喜与赞赏,当即拍板录用了我。从学校离开前,校长微笑着鼓励我,那眼神满是理解与支持,他说:“年轻人,就该出去闯闯。要是在外面不如意,学校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初到县报社上班,没有采访任务的时候,我与同事们同处一间狭小的办公室。空间逼仄,几个人的桌椅紧紧挨着,氛围略显压抑。大家各自埋头工作,空气里偶尔响起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几乎没有言语的交流,每个人仿佛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一旦有采访任务,我便如听到冲锋号声的战士,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各大会议地点。会议现场,领导讲话时,我全神贯注,手中的笔如灵动的舞者,在本子上不停跳跃,试图将每一个字都精准记下。哪怕中途想去趟厕所,也得一路小跑,来去匆匆,生怕错过任何重要信息。

夜幕降临,城市灯火阑珊,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那狭小的出租屋。屋里灯光昏暗,窗外的喧嚣仿佛与我隔绝了。顾不上休息,我开始奋笔疾书,将会议精神精心整理成新闻稿件。当一篇新闻稿件终于完成,常常已是深夜,而没休息多久,上班时间又要到了。仅仅一个月,我便感觉身心俱疲。曾经那些陪伴我度过无数美好时光的钟爱的书籍,被我遗忘在角落,落满灰尘;在学校时,学生们那天真无邪的笑声,如今只能在回忆里追寻;还有与同事们畅所欲言的谈笑,也都如梦泡影,逃之夭夭。我仿佛迷失了感知快乐的能力,这一切并非我心灵的归宿!我的生活应该在那充满朝气与活力的校园,那里有我熟悉的琅琅书声,有孩子们纯真的笑脸。

我毅然辞去了县报记者的工作,再次回到了原来的学校。推开熟悉的校门,那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仿佛游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好在校长依然看重我,将学校的重要工作再次交付我。站在熟悉的讲台上,看着台下那一张张充满求知欲的脸庞,我又找回了昔日的坐标。此时,我真切地感受到,工作是幸福的,生活是甜蜜的。

其实,人并非全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禀赋与偏好。只有找准自己的人生坐标,方能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深耕细作,成就一番事业。找准自己的人生坐标,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昂首阔步,坚定地迈向成功。

在我老家院子的厨房门口,有一株老槐树,每年春天稍晚些,都是它抽新芽的时候。

这株槐树生得笨拙,树干粗短,枝丫横斜,不似城市园林中的树木那般挺拔秀美。可它偏生长得最久,年年抽芽,岁岁开花,将一片浓荫洒在青瓦上、院落里。我常想,这槐树若是生得灵巧些,或许早就被移作他用,哪能在这院中享寿几十年的光阴?

世人常道“笨拙”二字,语气中总带着几分轻蔑。殊不知,“笨拙”中藏着大智慧。就像这槐树,看似笨拙,实则深谙生存之道。它的根扎得深,枝长得慢,却因此经得起风雨,耐得住寒暑。这让我想起《庄子》中的栎社树,因其“不材”而得享天年。

“笨拙”,有时恰是一种自护,甚或蕴含着一种哲学。

古来圣贤,多有“笨拙”之人。王羲之练字,池水尽墨,这份“笨拙”的执着,成就了千古书圣。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笨拙的农事中却孕育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绝唱。“笨拙”之人,往往心无旁骛,更能专注于一事。

今人多追求聪明伶俐,事事讲究效率,处处追求捷径。可这世间,有些路必须一步一步地走,有些事必须一点一点地做。就像园丁修剪花木,快刀虽利,却不及慢工细活来得精致。老子说“大巧若拙”,真正的智慧,往往藏在看似笨拙的表象之下。那些投机取巧者,或许

有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到别人呆腻的地方去。这话听来有些道理,然而我却不很赞同。

我喜欢旅行,并非为了逃避什么,亦非为了追寻什么。旅行之于我,恰似一剂良药,能医都市生活里积攒的种种郁结。每当案牍劳形,或是人事纷扰,我便收拾简单的行囊,买一张车票,往那陌生的地方去。

去年深秋,我独自去了徽州。那日清晨,我站在屯溪老街的石板路上,看阳光斜斜地穿过马头墙的檐角,在青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热气,豆浆的香味儿与油炸饼子的“气息”混在一处,竟比城里任何一家高档餐厅的早餐都更令人向往。我坐在一家不起眼儿的小店里,要了一碗馄饨。老板娘是个五十来岁的妇人,脸上的皱纹里夹着笑意。她一面包着馄饨,一面与我闲聊,问我从哪里来,可曾吃过徽州的毛豆腐。

能得一时之利,却难成大器。

“笨拙”之人,常怀赤子之心。他们不会八面玲珑,不懂曲意逢迎,却因此保持了内心的纯净。就像《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虽是个粗笨的村妇,却以其质朴打动了贾府上下。她的笨拙,恰似一面明镜,照出了世故人情的虚伪。很多时候,“笨拙”反倒成了一种难得的品质。

老子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真正的智慧,不是机关算尽,而是返璞归真。人生在世,不必处处争强好胜。

有时笨拙一些,反倒能看清生命的本质。就像我家院中的老槐树,不争春光,不抢雨露,它的“笨拙”,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境界。

夜深人静时,我常常会想起那棵老槐树。月光透过枝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影子。这影子也是笨拙的,不似日光下的清晰分明,却别有一番韵味。“笨拙”之美,或许就在于这份不完美中的完美,这份简单中的深邃。

深夜读书,读到人要有“三惜”:惜物,惜静,惜笨。这三惜,惜的不是物与形,而是那份“甘守拙朴”的心气。

“笨拙”之人,或许走得不快,但走得稳;或许不够圆滑,但足够真诚。

每年四五月间,桂花都会开放,香气弥漫整个院子。这香气也是“笨拙”的,不似玫瑰的浓烈,不似茉莉的清幽,却自有一种质朴的芬芳。我深吸一口气,仿佛嗅到了时光的味道,人间的味道。

“毛豆腐?”我摇头。“那可要尝尝,”她眼睛一亮,“我们这儿有个老师傅做的毛豆腐,远近闻名哩。”午后,我按照她的指点,拐过几条幽深的小巷,寻到了那家豆腐作坊。老师傅正在院子里晒豆腐,那些方方正正的豆腐块上生着一层细密的白毛,在阳光下泛着奇异的光泽。他见我好奇,便邀我进去坐,还切了一小块让我尝。那味道,初入口时有些怪异,细品之下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鲜美。“这毛豆腐啊,”老师傅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拂过豆腐表面的绒毛,“得用山里的泉水,还得看天气,温度湿度都要刚刚好,差一点都不成。”我忽然想起超市里那些包装精美、保质期长达数日的豆腐,不知为何竟觉得有些怅然。在老人这里,我美美地吃了七八块毛豆腐,滋味悠长,令人回味无穷。

次日,我去了宏村。那个阴天,游人不多,南湖的水面平静如镜,倒映着白墙黑瓦的民居。我在湖边坐了许久,

## 旅行的意义

范广阔



## 旅行的意义

有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到别人呆腻的地方去。这话听来有些道理,然而我却不很赞同。

我喜欢旅行,并非为了逃避什么,亦非为了追寻什么。旅行之于我,恰似一剂良药,能医都市生活里积攒的种种郁结。每当案牍劳形,或是人事纷扰,我便收拾简单的行囊,买一张车票,往那陌生的地方去。

去年深秋,我独自去了徽州。那日清晨,我站在屯溪老街的石板路上,看阳光斜斜地穿过马头墙的檐角,在青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热气,豆浆的香味儿与油炸饼子的“气息”混在一处,竟比城里任何一家高档餐厅的早餐都更令人向往。我坐在一家不起眼儿的小店里,要了一碗馄饨。老板娘是个五十来岁的妇人,脸上的皱纹里夹着笑意。她一面包着馄饨,一面与我闲聊,问我从哪里来,可曾吃过徽州的毛豆腐。

看几只鸭子悠闲地游过,荡起一圈圈涟漪。一个背着竹篓的老妇人从身边经过,篓子里装着刚摘的青菜,青翠欲滴。“阿婆,这菜是自家种的吗?”我问。她停下脚步,笑着点头,“是啊,就在村后头那小块地里。城里人现在都吃大棚菜,哪有我们这土菜香。”我想起自己公寓楼下那家生鲜超市,货架上的蔬菜永远鲜亮整齐,却总少了些什么。“要不你买点尝尝?”用猪油炒,特别香。”老妇人问我道。可惜我只是一个过路的游客,买了也不知道去哪里炒,只能婉言谢绝。

在徽州的最后一天,我起了个大早,登上附近的一座小山。晨雾未散,远处的村落若隐若现,宛如一幅水墨画。我坐在山顶的石头上,看着太阳慢慢升起,雾气渐渐消散,徽州盆地渐渐清晰起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旅行的意义——它不在于去了多远的地方,看了多少名胜,而在于让自己从惯常的生活节奏中抽离出来,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也看待自己。然后以全新的自己,投入或紧张、或琐碎的世界当中。

回城的高铁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想起做豆腐老师傅专注的神情,老妇人递来的青菜,以及山顶那片刻的宁静。这些细碎的片段,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来,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

这或许便是旅行的意义了——它让我们暂时离开自己,又最终找回自己。

图摄影:晓燕